

松

崖

文

鈔

松崖文鈔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元和惠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易論

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時中孔子作彖傳言時者二

十四卦

乾蒙大有豫隨觀賁頤大過坎恆遯睽蹇解損益姤革艮豐旅節小過

言中者三

十六卦

蒙需訟師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臨觀噬嗑无妄大過坎離睽蹇解益姤萃升困井鼎漸旅巽兌

過既濟未濟

象傳言時者六卦坤比井革大畜泰同人大有

中者三十九卦

謙豫二五訟師比小畜履泰同人大有

大壯晉蹇解損夬二五姤萃困二五升其言時也有所

謂時者時行者時成者時變者時用者時義者時極者

待時者其言中也有所謂中者中正者正中者大中者

中道者中行者行中者剛中柔中者而蒙之象則又合時中而命之蓋時者舉一卦所取之義而言之也中者舉一爻所適之位而言之也時無定而位有定故象多言中少言時位之中者惟二與五漢儒謂之中和揚子法言曰立政鼓衆莫尚于中和又云甄陶天下其在和平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于中乎注云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占太元曰中和莫尚于五故彖傳凡言中者皆指二五二尚柔中五尚剛中五柔二剛亦得无咎二與四同功而二多譽三與五同功而五多功以其中也文王爻辭于泰之九二夬之九五皆以中行言之而益之三四復之六四亦稱中

行先儒謂一卦之中非也乾之三四文言謂之不中獨
非一卦之中乎竊謂益之中行皆謂九五所謂告公用
圭告公從者五告之也古者君命臣上命下皆謂之告
三者五所信也故曰有孚四者五所比也故曰利用爲
依遷國三爲三公四爲諸侯故或稱國或稱公復六四
曰中行獨復復善初九先儒有一聖二庸之目一聖謂
復初也復一陽初生董子以二至爲天地之中故彖傳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冬至復加坎坎爲極心今作亟古文極
故曰天地之心心猶中也是則復之中專指初爻六四
得位應初獨得所復故云中行獨復初非中而稱中者
其時中之義歟愚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

爲之傳蓋深有味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時中之義故于彖象二傳言之重詞之復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意曰君子而時中孟子亦曰孔子聖之時夫執中之訓肇于放勳據論語堯曰章時中之義明于孔子乃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其在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在剝曰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皆時中之義也知時中之義其于易也思過半矣

重卦攷

已未稿

重卦之始其說紛紜虞翻王弼以爲伏羲鄭康成以爲神農愚以繫辭考之鄭氏之說是也繫辭云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繼之曰作結繩以爲網罟以田以魚蓋取諸離離八純卦則知庖犧未嘗重卦也庖犧氏沒神農氏作始云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二卦皆有貞悔則神農重卦明矣八卦成列謂伏羲也因而重之謂神農也凡作者曰造述者曰因禮器曰夏造殷因論語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古有因國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者春秋傳曰遷闕伯于商邱商人是因遷實沈于大夏唐人是因晏子對齊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

因之蓋古有是國而後人居之者爲因猶古有是卦而後人仍之者亦爲因因而重之非因伏羲所作之八卦而重之者乎若云自作之而自重之則不得言因矣

京房易積算法引夫子曰八卦因伏羲暨乎神農重

乎八純

易積算法已亡
載見困學紀聞

魏博士淳于俊曰庖犧制八

卦神農演之爲六十四隋書經籍志有神農重卦經
二卷棟并識

禘說敘首

禘有三有大禘有吉禘有時禘大禘皆圜墜之禘也吉
禘皆終王之禘也時禘皆甯曼之禘也吉禘時禘皆在
明堂獨大禘在圜墜與南郊就陽位同而亦謂之禘皆

曰園坻爲明堂亦天之祭故也禘嘗禘其祖之所自出
皆天子配天之典故尔正釋天鄭氏大司樂注謂之大
祭自明堂之灋不明後人止據蒿炆諸侯之禘謂禘在
大庠又據緯書之言曰禘止審禘召穆非配天之祭而
禘誼晦矣王肅趙匡又謂禘其祖之所自出曰祖爲后
稷曰嚳爲祖之所自出而禘禮廢矣後世又祖述肅匡
謂於禘禘文王曰周公配彖以諸侯亦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禘灋亂矣其誤在推諸侯之禮而致于天子曰禘
在大庠不于明堂旣在大庠彖以禘止審禘召穆非配
天之祭旣非配天又曰禘其祖之所自出爲曰祖配祖
粵是禘之說不可得而聞而明堂之灋愈不可攷矣愚

因學易而得明堂之灋因明堂而知禘之說于是刺六經爲禘說使後之學皆知所攷焉

九經古義述首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守專室呻稿簡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顧念諸兒尙幼日久失其讀有不殖將落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吾子孫其世傳之毋墮名家韻也

庶殤不立後議

里人有庶子十九而夭其父兄欲爲之立後博士弟子
惠棟議曰案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
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爲無服
之殤庶子年十九此長殤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成人
殤未成人無立後之道禮臣不殤君故魯閔公九歲而
薨文二年躋僖公左氏譏之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是
雖下殤而有父子之道尊尊之義也大夫亦然鄭康成
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賈公彥謂身有
德行得爲大夫不以二十始冠故喪服大夫爲昆弟之
長殤明殤年爲大夫不爲殤也不爲殤則有立後之禮

士庶人之當有後者惟大宗其次惟適子古者重適諸侯大夫不降適殤祭法王下祭殤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子及庶人祭子而止皆謂適殤也然適殤雖重獨無立後之禮曾子問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注曰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也正義曰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宗子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爲父也蓋爲後則立廟而祭弗爲後則不立廟故庶子不祭殤喪服小記祭于宗子之家曾子問適殤猶然況庶殤乎里人之庶子年在四殤位非三事祭不祔廟服之降等何立後之有

河議

丁巳稿

河自孟津而下其勢平夷北流則安東流則敗禹自大
伾醴爲二渠北載之高地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勢不東
徙故自禹治水後七百餘年無水患宜劉子觀河而歎
禹之明德遠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故道迄乎漢元決
酸棗潰金隄決瓠子注鉅野河勢東矣而武帝自臨發
卒塞之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導河北行復禹舊迹而梁
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迄不爲害幾及千年此
河水北流之效也五代開運初滑州河決河乃自北而
東宋熙寧十年澶州河決河又自東而南元豐以後又
決而北復禹迹矣而當時大臣文彥博等力主回河之

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莫可挽迄于明則又以河委淮矣迄于今則又以漕委河矣前代治河今兼治淮前代治河以除害今兼治漕以利用黃淮合一河漕相資求治之法計無出于隄防壅塞者而欲望河瀆之安瀾豈可得哉

易漢學自序

六經定于孔子燬于秦傳于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公羊猶存毛鄭何三家春秋爲杜氏所亂尙書爲僞孔氏所亂易經爲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校同于賈服僞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

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
元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嘗閱
漢學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眾說而爲之傳
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說口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
子先君子于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
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采獲成
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异流同源其說略備
嗚呼先君子卽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
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于千百庶後之思漢
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云是爲序

古文尙書考自序

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劉歆造三統厯班固作律厯志鄭康成注尙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於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蓋漢重家學習尙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二十八篇太誓後得故二十九篇劉歆移書太常曰抑此三學曰尙書爲備臣贊曰當時學者謂尙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三學謂逸禮左傳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服虔左傳解詁以毛詩都人士首章爲逸詩以未立于學官故也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箸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劉向別錄其所逸五十八篇

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
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
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大甲說命諸篇
漢儒羣目爲逸書歟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
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給後世後世
儒者靡然信從於是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亾
矣孔氏之書不特文與梅氏絕異而其篇次亦殊愚旣
備箸其目復爲條其說于左方以與識古君子共證焉

春秋左傳補注自序

棟曾王父樸庵先生幼通左氏春秋至耄不衰常因杜
氏之未備者作補注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竊謂

春秋三傳左氏先著竹帛名爲古學故所載古文爲多
晉宋以來鄭賈之學漸微而服杜盛行及孔穎達奉勅
爲春秋正義又專爲杜氏一家之學值五代之亂服氏
遂亡嘗見鄭康成之周禮韋宏嗣之國語純采先儒之
說末乃下以己意令讀者可以考得失而審異同自杜
元凱爲春秋集解雖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說又其持論
閒與諸儒相違于是樂遜序義劉炫規過之書出焉棟
少習是書長聞庭訓每謂杜氏解經頗多違誤因刺取
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爲補注六卷用以博異說祛俗
議宗韋鄭之遺前修不掄效樂劉之意有失必規其中
于古今文之同異者尤悉焉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

勿替引之云爾

周官祿田考序

周禮之體大而難知者莫甚於官祿以司祿經亡注家未得其法數而後儒遂疑田與祿之不相當且傳會者多也吾友沈君果堂博考精思心通源委乃著周官祿田考三卷先列其法數而復以義例左證闡明之所謂法官則員備而位定田則去三之一而通二夫爲一夫祿則以井田多寡之等當官爵高下之等也所謂數官則近六萬人公田則三十二萬夫祿則二十萬夫有餘也蓋自周禮旣出至今一千九百年爲是學者無慮數百家其在官祿要未有能辨析整齊若是者余少沈君

九年兄事之自謂好古與沈君同而才不逮讀是書益信或有疑其法數之列未該者余以爲凡古今之計數有大有小有中而計數之法有常有變是書所列皆法之常而數之中也常雖未足該變而變者可以常推中雖未足該大小而大小者可以中測此其義例卽取法本經而非臆造知疑者之未及審也故并著之

讀經筆記序

海昌管翔高先生壯年釋褐與先君同登己丑進士榜出宰高陽有善政以事罷歸里中鍵戶益肆力於經書其學以四子爲綱領以諸經爲條目以宋元諸儒爲羽翼以紫陽朱子爲折衷其通四子書也凡禮樂朝會祭

祀冠裳等制必講明而切究之病學者耳剽目竊游談而無根也因取四書中故實著讀經筆記一書將以嘉惠後學甚盛意也先生虛懷服善出于至誠雍正中先君子役京江先生嘗攜周官一書就先君刪節先君曰經不可刪也先生聞此語爲不庭者三月旣而徧讀三禮分年課程積十有餘載而業大就故今筆記中編纂三禮獨多乾隆辛未壬申閒先生屢至吳門以其書示棟且謂棟曰子爲我序之棟受而卒業焉書凡一十有八冊分別部居不相雜廁禮制大要以儀禮經傳通解爲主而參以諸經傳及宋元諸儒之說其中如辯禘襲之衣詮乘車之數釋鄉遂都鄙之制攷之詳論之篤雖

起朱子於今日豈能易其說哉己丑諸公零落殆盡而先生靈光巋然年逾七十猶能爲蠅頭細字著書垂後其精神志願誠有什伯乎後進而足爲後進所矜式者棟何人斯而敢序先生之書竊以先生之書旣成而悲先君不及見幸承先生之命輒錄其著書顛末以表先生從善服義之心好學深思之雅用是復于先生非敢序先生書也

韻補序

代

周官大行人載王撫邦國之禮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鄭氏謂雅正也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八索九邱是正言其音者故當時謂之良史音之重于天下久矣孔子歿後至東漢末其間八百年經師授受咸有家法故兩漢諸儒多識古音傳至魏晉俗師失讀人用其私六朝周沈四聲之譜出分別部居非復大行人之聲音與夫子之雅言矣唐宋以來去古彌遠建安吳才老懲是失也創爲韻補一書於集韻諸書之外又續采書五十種入之上自六經下逮歐蘇旁引曲證一復古人之舊朱子其同里也作詩傳楚辭注多用其說於後楊升庵古音轉注陳季立古音攷顧寧人音學五書相繼而作至今學者遂知有三代古音而才老實爲先河也初寧人著書徧索韻補不得及游山左于吾鄉

任唐臣先生家得之而前書已成遂擬韻補正一卷歎才老爲今古未見之人其推重至矣才老之書止有廬陵陳靜齋刊本單行世少見者余故粹以行世用廣其傳并附顧氏韻補正于後後之爲古學者由是書而溯兩漢由兩漢而溯三代沿波討源家法猶存以此稱說詩書庶免俗師之誚與

刻聲調譜序

代

余少嫻吟詠聞聲律之學于同里田香城香城又受之其兄山薑初漁洋山人官江左與虞山錢牧齋婁東吳梅村詩筒往來梅村最明聲律漁洋經其指授盡傳其學其後山薑與漁洋同爲中朝官見其較量平仄斤斤

繩尺欲聞其說嫌自求之而同里謝方山爲清義公嗣君與漁洋交好因誣諉方山往叩而得之此余所聞于香城者也牧齋之學傳同里馮鈍吟益都趙飴山亦講聲律生平服膺馮氏得其論著歎爲獨絕嘗與漁洋言之漁洋爲之首肯飴山述馮氏之學撰聲調譜以示學者余向聞是書遲久始得一讀質之香城之言不謀而合然義較詳法較密乃知前輩大家無不留心聲律者往見時髦自號詩人率墮於聲病未覩此秘爲有識者所譏則聲調譜一書正近日之藥石矣此書與談龍錄吾鄉先有刻本流傳未遠再爲校刊以公同好合談龍錄一幷授梓夫今之學詩者江左則尙錢吳海右則宗

王趙譜雖出于一人實四公之學也以其鄉之學療其鄉之病亦未必無小補云鈍吟向游牧齋之門素聞餘論仲氏原序謂馮氏始發其微牧齋輩從而和之者非也爲并正之

太上感應篇注自序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出聖人唯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鈴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

子持已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閒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注不唯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旣鋟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序

鐵圍山叢談敘

唐宋說部之書無慮數百種今之傳者十之二三耳而又編入總類如稗海秘笈諸書率無善本展轉刪削一書所存未及其半魯魚帝虎風庭掃葉殆難更僕是以藏書家尙專行之本及先民手錄者不失舊觀明季收藏之富莫如虞山錢宗伯然自絳雲一炬之後叢殘燼餘悉歸其從孫遵王遵王有讀書敏求記大半宗伯之書非宋槧卽舊鈔遵王歿後其書散落人間余近從吳中汪伯子借得宋蔡條鐵圍山叢談六卷乃嘉靖庚戌雁里草堂寫本卽敏求記中書有宗伯及遵王印記首尾完善猶是當時之書今稗海秘笈所刻止四卷殘缺錯誤幾不可讀乃知善本之可貴爲刊布以公同好條

又嘗撰西清詩話陳直齋稱此書乃居鬱林博白時所作云

徐大中丞讞語序

代

嗚呼此吾亡友前江蘇大中丞徐公雨峰之讞語也公與余同鄉辛卯舉賢書又同出闕之門余後公成進士九年而仕宦同時公辦事中書而余教習內廷余令蒙城及牧六安而公守安慶于公爲屬屢檄雜治詔獄辱知最深竊見公以儒者而精吏治凡屬邑積有疑讞未決者必加親鞫于絕無左驗之處契勘要辭用情理訊之得其至當雖宿訟譸張者莫不帖然服故讞鞫動數十百言委曲中理傳所謂小大之獄必以情者殆公

之謂歟泊余對簿而公適奉蘇藩司之

命以守禮未至及公至而余事已結正以公之明必能
昭雪余情而失之交臂尤可痛惜者也公由部郎出爲
郡守遭

聖明知遇不二十年而至開府其所歷官任事日淺惟
守安慶與觀察汀漳最久其開平反州縣獄訟往還駁
正凡屬

欽部事件何啻千百然不自收拾無有存者歿後閔子
範九檢公敝篋獲爰書若干皆公守皖巡漳時事十存
二三及與余會讞諸獄皆不在集中閔子所得止是是
何足以盡公之生平然卽此知公代

天子理物當日哀敬折獄之意尙可想見則閔子之爲功實鉅而余起家縣令八遷而轉運淮南中謫徙塞外三年又四遷而復從事茲土所至斷獄猶頗得情然稿隨散失不得有如閔子者輯而藏之此又余自恨不如公者也從來表章遺集者或哀其語錄或輯其詩文少以讞語傳者然詩文乃末藝而語錄多空言不如公以五聽求民情者用心較實讀公是集而跡公之治其精神具在于是勿易視爲司空城旦書也書共五冊釐爲八卷取周官八成之意云

貞孝蔣姑徵詩序

武林蔣省齋先生之季女許字同里郁君遠亭長子續

文將娶而續文病卒時先生客維揚女請于母趨喪而哭之母以其未成兄弟也促之反女私語弟婦願以守志達吾母弟婦爲之請于姑因寓書先生先生省書歎息遠亭聞之爲擇日迎婦成其志焉初女在家與昆季友愛及歸郁事舅姑以孝聞嘗省母疾疾近殆女爲禱于神願以身代潛割肱以療母母疾有閒弟婦亡撫諸姪恩意甚備于是兩家戚懿翕然稱之謂貞而有孝行焉今年春先生復客維揚與余相遇于盧使君衙齋爲余述貞孝之事且曰古有旌貞女之典乎余曰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順孫貞女義婦及學士爲民表式者皆扁表其門此東漢故事也曲禮曰女子許嫁纓有從人之

端及昏禮成而主人親脫之纓者繫屬明許嫁之時已繫于夫矣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鄭氏謂女斬衰蓋服斬衰則與喪服妻爲夫之禮同穀梁子曰婦人以貞爲行者也既葬而服除服除而嫁禮也若守從一之義矢死靡他亦孰謂之非禮乎先生曰善吾未請于有司先爲之徵詩以表其志將授梓矣子盍爲我序之余曰諾遂書之

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

棟以不才詞頑學淺屏場屋者三十餘年中邁疾疢窮老顛連自分卽填溝壑恭逢

聖世作人旁求經術而閣下揆揚隱逸追憶昔日臨治之區並無方麴半面之識下采葑菲以棟名應 詔尋歷代選舉朝廷親試不涉有司者謂之制科又謂之大科

國家兩舉制科猶是詞章之選近乃專及經術此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棟何人斯猥膺是舉兩漢孝秀舉自太守謂之舉將如唐之座主今閣下爲王官伯更非昔日舉將之比況閣下迴翔中外海內具瞻賓從名豪均堪應選乃物色所及偏注意于南國之窮廬病夫語云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其閣下之謂乎且閣下至公無我之心亦可仰見一斑矣棟少承家

學九經注疏麤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樸庵公以古義訓子弟至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具存尙書左傳僞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唯周易一經漢學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資州李氏易解反覆研求恍然悟潔靜精微之旨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有自此則棟獨知之契用敢獻之左右者也至棟老病頽唐無能爲役計偕期近長安日遠恐無以仰副德音爲惴惴耳寸言申謝不盡依馳

松崖文鈔卷一

松崖文鈔卷二

聚學軒叢書第二集

元和惠棟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北宋本禮記正義跋

拙庵行人購得宋槧禮記正義示余余案唐藝文志書凡七十卷此書卷次正同字體仿石經蓋北宋本也先是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法周秦遺意與經注別行宋以來始有合刻南宋後又以陸德明釋文增入謂之附釋音禮記注疏編爲六十三卷監本及毛氏所刻皆是本也歲久脫爛悉仍其闕今以北宋本校毛本譌字四千七百有四脫字一千一百四十有五闕文二千二百一十有七文字異者二千六百二十有五羨文九百

七十有一點勘是正四百年來闕誤之書犁然備具爲之稱快唐人疏義推孔賈二君惟易用王弼書用僞孔氏二書皆不足傳至如詩春秋左氏三禮則旁采漢魏南北諸儒之說學有師承文有根柢古義之不盡亡二君之力也今監本毛氏所刻諸經尙稱完善而禮記闕誤獨多拙庵適得此書可謂希世之寶矣拙庵家世藏書嗣君博士企晉嘗許余造璜川書屋盡讀所藏余病未能息壤在彼請俟他日因校此書并識於後云

此本頗善未識本自蜀石經否癸酉六月用北宋本正義校一過南宋本閒亦參焉稱完善矣

書蔣盤漪臨李少溫謙卦後稿

丁巳

魏王弼傳費氏易費氏本以古字號古文易盡爲弼所
竄改故今周易俗字獨多往余于書肆中曾見舊本周
易題曰古文而但爲小篆其文與流俗本同乃知古文
之亡久矣及見盤漪臨李少溫篆書謙卦與余所見周
易略同第一字而數易體至有不可致詰者謙卦之謙
古文作𦵏漢易藝文志云易之𦵏𦵏史記樂書馮煥殘
碑郭氏汗簡皆以𦵏爲謙子夏傳曰𦵏謙也而少溫別
作𦵏𦵏說文誘也檢楊桓字統謙字古亦作𦵏从盾盾
乃古文廉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呂覽審分曰墨子
貴廉是廉乃古文兼故古謙字或从古文廉今从盾者
非也无字出衛宏奇字王弼改費氏古文略盡唯此字

獨存少溫乃作无无本无字音居未切隸書作无

隸書者據

蔡邕石經與无絕異无通于元者豈得爲无耶唐初陸氏德

明撰經典釋文載傳易者十餘家字之同異無慮百數

少溫常開寶之際于時京房馬融荀爽鄭元諸儒之學

犁然備具其于字體不嫌數易則于經文宜有別據如

天道毀盈而益謙馬融本也鬼神害盈而富謙京房本

也

後漢劉脩碑亦云鬼神富謙

杼多益寡鄭元荀爽本也利用寢伐

王虞本也而少溫止就王弼一家書之斯已陋矣且舊

本王易上六利用行師征國而流俗本皆云征邑國釋

文以爲有邑字者非今少溫本仍有之亦豈復王氏之

舊耶少溫生平所書如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巔上作

山李氏三墳記敢下作身忘歸臺庶子新泉銘皆石下
作口脩廟碑曾下作甘建字从文而喜作乙昔人謂少
溫書如蒙莊之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信矣此
書无字作无宋末豫章熊與可已言其謬或遂疑此非
少溫書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攷曹仲明格古要論云少
溫書謙卦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蕪湖縣民家盤漪所
臨當是本也盤漪博學好古書法兼顏柳之長尤工小
篆風行雨集未足方其形勢是本所臨變化開闔直入
神品青出之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吾于盤
漪見之矣

書龔孝子傳後

史家不列孝子傳惟范傳以劉平江革等別爲一卷所載皆孝友事先是謝承書有風教傳亦載孝友而不以孝名至梁元帝通史始立孝德傳厯考六朝以來如宗躬蕭廣濟王韶之師覺授虞盤佑皆有孝子傳然標名孤行而其書不傳蓋不與正史同行故也晉江翼王也先生生有至性醫指而悟親躬之疾殖財而濟昆季之艱其風義不減劉平江革余同里邵太史倣宗躬蕭廣濟諸人之例爲撰龔孝子傳先生之子恪中裝潢成冊出以示余余讀之歎息作而言曰太史此傳誠有偉平之才而用湘東之管所書者他日史官論撰入之列傳庶可以薦盛德乎恪中與余善詩才清麗氣誼深篤真

孝子哲嗣也

書顧文學傳後

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等傳其序先言脩己存誠次及毛義薛苞贊親諸事范史因之又別立獨行逸民二傳斯已贅矣先是謝承後漢書有風教傳其後梁元帝作史有孝德傳華氏結撰蓋亦風教孝德之流劉子元稱其言辭簡質敘致溫雅良有以也吾吳顧方水先生以孝友篤行聞于鄉里其卒也嘉定張翁樸村爲之傳吳江沈子果堂表其墓或曰先生秉節甚高其獨行歟或又曰先生隱居不仕其逸民歟夫行特者德不厚志槁者道不宏若先生之爲人乃在毛薛劉江之間是以名

揚後世而慶流子孫獨行逸民殆不足以品先生也倘
史官有叔駿之才用湘東之筆倣偉平之例而入諸風
教傳中其庶幾乎樸村不可作矣他日質諸沈子果堂
當以余言爲然也同里後學惠棟再拜書後

跋青林高會圖

朱君受之以明黃潤之所畫青林高會圖索題按圖雲
栖宏公爲主席趺坐青林下其把臂入林之居士凡六
人侍坐于右者趙凡夫也石下撫琴者嚴道徹也向几
披卷濡筆者董宗伯也頽衣而杖于旁者陳仲醇也手
麈尾執卷而並立者王伯穀張伯起也考伯起四上春
官不第終于孝廉凡夫以貲爲國子生道徹用父蔭仕

至邵武知府而伯穀仲醇又皆布衣唯宗伯以進士躋
通顯其跋語謂海內名公勝流何限曾不得此中著隻
影而赤骨伶仃如不佞者顧得闌入諸君子閒祇重吾
愧實有矜異五人之意謙若不敢預者前明重科第爭
執門戶如姚涑楊維聰之于文徵仲蓋往往有之而宗
伯之言如此其過人遠矣繼宗伯書者爲伯起謂潤之
圖諸名流而以市井庸叟溷其閒譬寫羣鳳而廁以海
鷗豈鶴伯起晚年嘗鬻書自給故自擬至此卷首標青
林高會而伯起云諸公半未識面豈伯起未預而潤之
貌入之歟伯起與伯穀凡夫同爲吳人宗伯仲醇并籍
華亭道徹虞山所云未識面者蓋指三君道徹精琴理

所著有松弦館琴譜其自題云謂貌是我彈琴無聲似欲在毘耶坐上證入不二法門耶

秋燈夜讀圖序

甲戌之歲余館德水盧使君衙齋講授之暇篝燈撰著每涉疑義思索未通恨無素心晨夕一日使君以詩文數冊示余余讀之驚然未及詢作者何人也久之典謁引客入相見則余故人雲間沈君學子向所視數冊皆出君手余喜甚叩所疑者學子一一晰之余聞之愈驚既而促膝話舊知君歸自武林道吳而至廣陵載書四方底栖止蕭寺挾策吟誦落葉滿天殘月在戶一燈青熒聲達戶外廣陵詩社諸君聞聲爭交驩杯酒唱和學

子出語輒驚其坐客于是與游者益眾或以行卷就正
卽甲乙點竄咸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使君旣得君
如左右手社中詩老頗以失君爲悵而余則說經論文
疊疊甚樂今年春學子偶思前迹屬禾中王君鏡香寫
之爲圖邀同人題詠且乞余序余惟學子嗜書不輟于
征行秋風入衣砭砭忘倦宜其業之日新而有獲足以
發余覆而使余驚且以驚人也圖中詩大半社中名宿
又皆余契遂不辭而爲之序

學福齋集序

明于古今貫天人之理此儒林之業也余弱冠卽知遵
尙古學年大來兼涉獵于執術反覆孳求于古與今之

際頗有省悟積成卷帙而求一殫見洽聞同志相賞者
四十年未覩一人最後得吾友雲間沈君學子大喜過
望夫所貴于學者謂其能推今說而通諸古也今略舉
數事言之世所傳六候三白乃易傳太一行九宮法爲
大道之本故伏羲以之畫八卦神農以之立明堂黃帝
以之創井田周公以之作周髀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
說其義見鄭注鴻範及左傳鄭裨竈魯申須之言術家
羅盤二十四載孝經援神契及淮南子者鄭志取以解
昭卅一年史墨言吳入郢必以庚辰之文知並三代舊
法納甲之事本易之在天成象虞仲翔謂陰陽消息大
要卽夢中道士所云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是也斗建日

矚古之斗綱星紀左右行而相合爲合辰合樂所用合辰者乾坤十二爻坤東北喪朋以合于乾鄭氏注易專用是說合樂者大司樂所以致鬼神示皆聖人贊化育之事漢晉明易無如荀慈明干令升而火珠林六親世應游歸備見荀干之注九家主荀解隨初九官有渝以坤初爲官小畜九五富以其鄰以巽四爲財則無異今之三錢占矣六甲孤虛俗所謂旬空而仲翔以繫辭周流六虛當之京氏占法一爻變爲九六二爻以上變爲七八故晉語重耳得貞屯悔豫皆八乃屯之豫左傳穆姜遇艮之八乃艮之隨此外所占九卦皆一爻變或以疑左氏非知古法者唐六典五行十二氣俗謂長生法

而金生于巳西漢桑大夫以問山東文學六十人皆不能答桑乃引月令孟夏靡草死決小罪以爲證蓋博物之難如此凡若此者無慮數百條不能悉舉皆余四十年通俗窮經而得之者沈君與余不啻重規而疊矩以此見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爲可喜也沈君邃于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吾于沈君見之矣沈君詩古文咸可傳世行遠世多知之茲不論論其學云

古香堂集序

昔人言詩之道有根柢焉有興會焉鏡中之象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此興會焉本之風雅以道其源派之楚騷漢魏以達其流博之九經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學問興會發于性情二者率不可得兼然則有兼之者豈不裒然一大家乎吾友吳君竹嶼天才英博讀書五行俱下一過日卽終身不忘家世藏書牙籤插架不下數十萬卷君以夙悟之資流觀穿穴又以其性靈發爲詩歌甫握管襟抱灑然便闢唐人之室別墅在靈巖東水石清華往往集諸同志擊鉢唱和咸推君詩爲擅場已而貢入國子謁選得松滋文學官舍直萬山中君登臨吟眺益抒寫其胸

中之蘊既歸而卷表愈富造詣愈深乃刪其前後諸作爲古香堂集若干卷問序于余余讀之詩凡三變其始清真古澹純似王孟繼而票姚跌宕又似太白久之而紆徐容與神韻天然遂兼有三唐之勝蓋君之性情高曠而又有學問以培之以故每變益上卓然自成一家其足以傳世行遠無疑也謫劣如余吟事久廢顧爲文以序君詩者以十餘年來素心晨夕牙期瓊石之契有獨深者因不辭爲礫砒之導云

董太史詩序

兵部尙書濟南董公默菴以康熙中總督兩江時河隄使者創興屯田信用其屬于宣駱龍友等夷人冢墓規

固良田陂池之利齊民失業遮道嗚呼使者佯不省公聞立置兩人于獄疏上得

旨報可盡以屯田予民兩江士大夫至今述公遺事猶頌公績不衰其後公子參議公世稱石帆先生者以文選郎家居薄游吾吳築室鄧尉山自號西庵漁翁初尙書公工吟事有柳村集若干卷爲世傳誦參議公繼之文采長謠吳中詩老以柳村集暨參議公海棠巢諸草與漁洋山人集同爲插架備海右詩品及參議公捐館年仲子曲江先生踵祖父伐閱以名進士入館閣復用詩名山左其論詩專尙神靜而其微旨原本漁洋所謂見超乎色相之先而味在于酸鹹之外者嘗以一編

示余其詞麗以則也其音抗以墜也其命意古淡而夷
遠也蓋先生承兩世之學淵源有自而又沐浴于鄉先
達之曠逸如漁洋者爲其指歸宜其詩之工歟昔參議
公兩娶于吳中而先生外王父范秋濤先生與先王父
同舉宏詞科參議公又嘗與先君相識余以世親之故
與先生謬託題襟故得序其詩而并著其先公之澤者
從其朔也

范湖詩鈔序

長水多名士余所知者諸太史草廬先生昔有詩贈先
君爲先君激賞余嘗寓書太史稱其凌韓而轢杜太史
以余書徧示坐客且命其門下士閩中孝廉吳生祖生

輩先後詣余問字然余與太史初未謀面也繼而識汪君息園于其從弟伯子許息園與太史同里交最厚余挹其人晬然有道之容余傾注者久之又五年息園介余友朱君文游以所撰范湖詩鈔屬余爲序余不能詩側聞先世之論詩矣曰詩以成家爲貴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輶其失也靡濯錦江波其中甯無一片是衛文之服其失也雜二者皆不能成家息園之詩朴而不靡醕而不雜蓋鍾記室品詩必溯其源息園則原本三唐而獨自成家者讀其詩如見其人洵哉言之有物而能使鏤金錯采淪漢入沱者變色而失步也長水前輩推卷圃竹垞竹垞與先王父爲莫逆後同舉宏

詞科時以憂不赴者三人先王父與倦圃居其二焉當日服襄驂駕風流未沫今者太史與息園提倡風雅接武前修余家兩世獲交於太史而余又識息園而序其詩竊謂長水先後諸賢若與余家有夙契者是則余之厚幸也夫

蓬亭詩草序

今之學校官古博士也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辨于然否漢重其選以聰明威重者居之故成帝鴻朔二年詔書謂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當時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殯如禮兼綜載籍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其差

次鄭重如此以故有漢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也魏晉博士皆在國學至後魏太安初郡學始有博士元中統初諸路置學校官凡命于朝者曰教授其學正學錄敎諭等官則宣慰司得自選署制雖廣于前代然循名課實其克副博士之稱者蓋亦尠矣海陽陳君硯村好學篤行五歲喪母事贈公及繼母以孝聞親歿後喪葬盡禮悉讓其先人產業以與諸弟先是君未弱冠舉于鄉屢困公車因就太常之選厯官曲江敎諭連州學正遷端州敎授所至勸學興行製造禮樂興器用幣上辛入學俎豆莘莘由是學徒雲集著錄者且數百人又嘗奉上司檄振流庸理冤獄多所全活平反若是者誠合于

漢之舉狀成之明詔而無愧于博士之稱者也君好吟詩既久積成卷軸其蓬亭草先梓以行世余讀其詩冲夷容與雅有先賢風制因作而歎曰君制行卓犖如此此詩之源也以是發諸歌詠宜其言之有物乎是爲序

嘯村詩序

代

天之生才蓋爲時用既已才矣世之人又指而目之慮無不旦夕致用以顯其才也顧其人方輪囷抑塞未能自拔於滄塗幸而有物色者掖而致之青雲不難則往往再起再蹶而迄無所就故夫士有才而不遇與垂遇而見抑皆可爲太息者也懷甯李君嘯村皖江名士少開敏應童子試遂甯張公拔冠一軍未幾補博士弟子

屢困于棘闈君肄業之暇兼工聲律適海甯俞公按臨
皖江試春江詩君賦七律三十首日未卓午而就俞公
讀且歎目爲異才由是詩名鵲起雍正乙卯

詔舉

博學鴻詞科君名在選旣試放歸遍游四方所至名公
鉅卿握髮倒屣吟筇所向山川映發而詩益工乾隆辛
未

翠華南幸君又預博訪之選

召試金陵名

在乙等

頒賜宮緞諸物而君又報罷夫以君之才

當爲時用乃數困于場屋又兩扼于制科豈天豐其才
而故嗇其遇耶當君之鴻博下第也余時在揚州有詩
云才名誰似杜樊川楚客清詞晚上傳心折阿房終下
第那能不愧武陵賢蓋傷君有才而不遇也癸酉冬余

再至揚州君以故人時時造余一日裒其生平所著三體詩就余論定且乞余序余讀其詩款曲似樂天圓美似放翁而一種真情爛漫渾然無補綴之痕則君所獨造者既已少達多窮而三體之中和音恬節絕無幽憂侘傺不平之感乃知余向以君不遇而賦詩歎息者君所淡焉不以介意者也既定君詩爲一笑而序之

九僧詩序

代

九僧詩一卷并宋初人相與贈寄送行之作又嘗與許洞天种明逸潘逍遙田表聖林君復魏仲先王元之輩往還友善其詩清真瘦刻新城王尚書謂其有大歷十子之遺宜爲時流許可九僧姓名在宋已尠有知者其

載藝文志惟保暹惠崇二人有集餘皆缺如陳直齋書目云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序意詩亦爲充所定而集內惟鳳有寄昭文館陳學士詩卽其人也此詩傳世絕少余友汪伯予以重價得之乃虞山毛斧季影宋鈔本斧季又據清波雜志詳九僧所產并按遺詩補之比陳直齋本多二十七首采訪可謂勤矣然陳充序已亡又余昔讀後山詩話述山谷語謂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雲中下蔡邑林際春申君漁洋亟稱之入之論詩絕句雲中十字宋人亦以爲九僧詩而此集未見豈爲充所刪耶抑尚有遺耶聊記以俟識者

送汪國子序

博士限年策試惟賢是登漢重其選以聰明威重者居之成帝鴻朔二年詔書謂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當時舉狀曰生事愛敬兼綜載籍窮微闡奧行應四科其差次鄭重如此唐初依舊制猶隸太常咸亨初隸國子監至今循之然循名責實克副其選者少矣吾友汪君對琴家世簪纓天才拔亮通經史工吟詠維揚舊有吟壇諸詩老諷日雅集咸當代名流互爲主客賦詩飲酒積久爲邗江一集同時多豔稱之諸詩老夙欽君才拉入吟社與其討論君學優文麗吐詞疊疊爲同社所推余昔于執友少司馬凌公許雅知君因得納交稱至契君實凌公嬌客也今

年春君以需次國子博士將入都同人惜別賦詩贈行
屬余序其事余不文自愧爲糠粃之導仰惟 國家樂
育人才上自王宮國都下逮閭巷黨術選造之法軼于
兩漢而 京師爲首善之地貴游子弟以及四海之貢
于成均者皆得肄業瞽宗沐浴

聖化君以強仕之期經任博士合于漢之舉狀成之明
詔講議洽聞爲弟子率豈不偉哉案漢法天子創制詔
公卿大夫御史謁者議郎郎官會廷中博士亦得預議
他日 國家釐定典章博觀眾議君以聰明威重之選
攝衣殿廷如康國子獨出蒙輪以當一隊亦足以張吾
軍矣君行矣春風扶搖努力自愛毋徒以同人錄別爲

松眉文金卷二
四
悵惘也因不辭爲之序

王臞菴六十壽序

余與王君臞菴交十五年矣余吐辭握觚君袞袞言之有倫有脊余行文艱澀多漏義君理思周密筆翰如流余舉物而閤動輒得咎君鑒識經遠而處之甚當余自視每事不及君然與君相得甚驩不自知其詞之陋文之拙行之遲頓蓋君不以己長形人之短故周旋十五年而無閒也君秉節甚高而又有當世才郡國大吏爭延致之廣陵建康之間獄訟繁興君力爲消弭往者郡國荒歉多水患君白於當事剴切陳請設法振貸全捐租賦以救齊魯淮楚之災舉凡正鹽筴興水利清鼓鑄

釐錢穀諸所裨于 國計民生者皆自君發之由是令
聞流布相國渤海高公中丞武林包公昔嘗臨郡時倚
君如左右手二公皆當代名臣深知君以國士目君包
公嘗欲薦君于 朝高公又欲以君領河隄皆力辭不
應嗟乎君之才循吏之才也君之節逸民之節也有循
吏之才昌力而辭功有逸民之節不言而利溥君自此
遠余之所以望塵而不及者也昔余弱冠與君同補博
士弟子員夙慕君未行相見禮及余年四十始與君遇
於某公許君讀余鍾葵歌及序頗擊節時君太夫人春
秋無恙余登堂拜母遂定爲金石之盟東坡詩結交最
晚情獨厚殆余與君之謂矣顧余與君交雖晚君不惟

不以所長勝人而兼有以益人以是余于十五年之間而詞加勝焉而文加進焉而行加利焉余雖終不及君固樂得與君周旋而無間也先是歲己巳爲君六十懸弧之辰同人多有贈言余以病弗與今歲病稍閒君顧謂余曰子終無一言見及乎余笑曰諾當爲君舉開一之觴書此爲侑且以誌素交云

中段才與節及末段不惟不以所長勝人而兼有以益人乃用歐文抽之之法否則中段爲生枝矣

自記

翁君霽堂暨配李太孺人合壽序

前輩有言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自養老之禮不行而獻壽之文始盛余謂養老之禮四代用之肇于虞

而詳于周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鄭
注云七十養于鄉五十異糧之屬賈疏謂老人眾多非
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云七十以上上所養也此云
七十養于鄉亦謂有賢行者其禮行于天子視學之時
故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
孝養也達於諸侯往往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故豳風魯頌有爲酒介壽永錫難老之詩亦猶今獻壽
之文也第古行之於上今行之於下耳余同歲暨陽翁
君以耆德碩學爲三吳人士表儀其德配李太孺人爲
忠毅公會孫女亦有東海京陵內範君旣負海內重望

當代名公鉅卿爭要致之率常在外太孺人摒擋家事
教誨子姓並皆成立或起家縣令著有令績或文采炳
如名高三舍諸嗣君雖皆稟先生義方之教而不知太
孺人提攜式穀之力居多然後知賢人之所成者其道
博矣今年七月爲太孺人七十誕辰先是丙寅年君年
七十余以交最晚弗獲爲先生壽今幸值太孺人設帨
因爲文以壽太孺人而并以壽君焉余嘗攷應仲遠漢
官儀註三老五更云三者道成于天地人五者訓于五
品夫通天地人曰儒訓五品者今文尙書文蓋用儒生
以掌教化故有三五之目抑余又攷漢官儀三老五更
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故漢國三老袁良碑云羣司以

君父子俱列三臺夫人結髮上爲三老結髮者笄冠而
婚嫁之時卽首妻之義也今太孺人爲君結髮珠蘭玉
樹羅生階庭而先生兩舉大科鴻儒經術兼擅無遺通
三才而訓五品則更老之選非君其誰屬耶他時國家
復四代之制建立三雍視學養老羣司當以君名上適
饌省醴退修發詠君旣邀醕饋之榮太孺人亦蒙牛酒
之賜惇史彤史一時並記彰

聖朝之人瑞播雅頌之新詩侯不美哉侯不美哉

吳母程太恭人八十壽序

余與拙菴行人暨嗣君企晉博士兩世論交有紀羣之
好拙菴爲容齋先生長子內行甚備尤篤學嗜古所藏

書不下數十萬卷人有春明之目企晉才掄羣雅其詩
古文詞卓然成家而拙菴兩弟敦行力學如其兄一門
世德家法淵源雖得之義方之訓蓋兼有藉於母儀焉
太恭人爲容齋先生元配其先新安望族國初遷上海
世與延陵有連考■公擇壻於吳見容齋先生而器
之遂締因焉旣于歸後嚴祭祀諧屬人其長者皆以爲
善事我而等夸及少者莫不奉以爲禮宗容齋先生起
家州刺史薦厯郡守爲本朝良二千石服官賢勞怡然
無內顧之憂者太恭人贊勦之力也及先生捐館拙菴
昆季稟母命襄事一如禮經理家政如先生存時由是
親疎長幼無不頌太恭人之賢暨拙菴昆季之善承先

志也服闋後拙菴不謁選人率諸弟盡白華之養暇則
瀏覽典籍牙籤甲乙而諸子姓皆嶄然頭角能讀祖父
書其長而才如企晉者爲世聞人當牋臘家諫則拙菴
昆季奉觴虞侍孫曾褰屐環繞膝前太恭人每顧而色
喜蓋拙菴昆季咸出自庶太恭人善視諸子有鳴鳩平
均之愛諸子亦孝養君母能曲發其歡心以故家庭雍
睦融融洩洩盛德之後克生英乂和氣所積徵爲大年
太恭人可謂享有諸福者矣歲昭陽作噩壯月爲八袞
設帨之辰拙菴昆季將張屏設宴循乞言之典而徵序
於余余不文不足當古君子旅語之列然竊惟容齋先
生昔膺民社功德在人故其後有賢子有聞孫其在吳

中爲德門爲世族太恭人以婉孌淑德爲令妻爲壽母是皆不可以無言矧余以世親之故又重之以拙菴之請其可以不文辭哉因爲次延陵之世德母儀以爲太恭人壽謹序

三賢祠記

代

有宋歐蘇兩文忠公暨我朝王尙書阮亭先生三人皆官揚州功業文章後先相望故合而祀之謂之三賢先是歐公守揚嘗建平山堂于蜀岡蘇公繼守邦之人因奉歐公栗主于堂之寢室踊于楮而祀之以蘇公配順治中王公司李揚州又以王公配乾隆十六年翠華南幸以堂爲駐蹕之所有司遷主于下室謀卜地

而未果及余再蒞茲土故太史同年程君夢星有別業
在城西曰篠園水木清華獨踞其勝余捐俸置之規爲
三賢祠考歐蘇二公之在揚州也其賓佐皆當世名豪
日與諸人賦詩飲酒王尙書爲司李夜理文書晝接詞
人三賢高曠作達若不屑屑于政治者然當時敘歐公
之績寬簡不擾蒞政數月事十省五六蘇公奏揚民爲
積欠所壓檢察本州宜縱而拘于法者六條乞住催理
民賴以甯主東南漕法公私俱便王司李治獄多平反
白高郵居烈婦冤完欽贖二萬餘商民至今猶戴其德
三賢治迹又皆卓卓可紀夫儒林不通達國體經術不
潤飾吏事匪特學不足以經世而其治之及于民者亦

不能服教畏神而至于久遠三賢者其學隆其治進至于今功業在塗歌巷議之人文章在學士大夫之口同時而建樹異世而合符則尸祝社稷非屬之三賢而誰屬哉祠成而祭爲記合祀三賢之意而壽諸石且表嚮慕之私焉地爲蜀岡夷庚太史嘗欲改爲三過亭留歐蘇舊蹟移祠于此實成其志也

脩治揚州城溝道碑記

代

淮南瀕海下溼易于積水然新舊兩城環涂皆運河河水貫城南北水門相望不乏宣洩之勢異時有司于兩城溝道未嘗通計經理故經涂之下不盡有溝有亦壅塞不行夏秋時雨水深沒踝浸淫及于廬舍行者苦厲

揭居者如檜巢往往蒸溼爲災重隄成疾余再蒞淮南
久稔是患白于巡撫使者普公倡義開濬公以爲然遂
奏記制軍尹公撫軍莊公咸允余請向來脩理或吏或
商委之吏則費減而功贏委之商則費倍而功半計功
繳費省莫若屬役于吏而使商督其成乃檄甘泉主簿
李元植典史吳載良隨運判姚遠翹共行視又令運判
張廷璇州同潘榮陞知事武士熒照磨王子佩等助之
計丈數揣高卑慮財用書餼糧姚潘主新城張武主舊
城當是時兩淮商人程可正等六百四十九人咸踴躍
捐貲助費因令商人高保泰等二十人金逢源等十人
協同王子佩吳載良分課兩城之工經始乾隆二十年

乙亥十月初七日竣于二十一年丙子五月二十七日
都計所費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兩有奇工既成余更爲
善後事宜六條請於上官俾有司歲歲加意督察無墮
乃功蓋淮南溝道所以久不治者其病有七歲久淤塞
憚于改作病一歷年脩治去上淖而堅土不除病二巨
溝雖疏通而僻巷小街積水未消病三舊溝狹隘不能
暢洩病四當事愛惜經費賦之商民胥吏利于每歲醵
錢通而旋塞病五溝涂爲豪家規占行錢求免不肯發
溝病六新城西北高而東南下入河之溝河水淺則流
洩河水盛則倒灌不以時啟塞病七去此七病乃得七
利此余治溝道之大畧也初余爲是舉也議者咸謂難

治及功成則又曰其害當甚于故是年夏秋時雨大至
民皆按堵明年水潦益甚行于塗者曠然無墊隘之苦
于是議者始息且謂出于余之力也余曰此普公與諸
憲府委任嘉納■余奉令承教而已其何力之有焉
爰勒石以紀諸公之功用告後之人俾知所效法并分
任諸員及商人捐貲姓名于後附傳不朽云

募脩鶴林禪院疏

代家君

京口鶴林禪寺者地絕三山名同雙樹福城東去獨存
遺跡于蕭梁祖印西來始暢元風于開寶周茂叔之圖
名太極作自空門索幼安之書號寶華題從往代青山
翔百鶴猶傳宋祖之名淥水出雙蓮尙憶唐賢之詠驚

心髣髴瞻顛米之幽宮著手摩沙辨髣髴蘇之貞石從來
勝踐多在菴蘿自昔名藍全憑呵護況我徹公大師者
當今白足前代赤髣得元素之瓣香高參一味通漆光
之半偈接引三乘東南黃鵠之峯偶然飛錫西北芙蓉
之勝遂爾開堂名流于此皈依居士從而授記念伽藍
之規模不立憫堂殿之基址徒存替戾郎當空聞鈴鐸
免葵燕麥不異元都用發願而欲成曾鳩工而未畢經
營累月建大殿未有山門締構終年敝旁風猶通上雨
育王之敕何時長者之金有待某也昔年于役曾攀戴
寺之松今日歸田尚憶秦潭之月素與公有夙契願先
導于私隸聚米成山截金輪庫城南十萬應成不日之

功海藏五千全賴重樓之貯六材備具風日以之生輝
七寶莊嚴雲霞爲之改色素有鶯摩之願獨我宰官疊
成雁字之形惟茲信士謹疏

沈君果堂墓誌銘

乾隆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吳江沈君果堂以疾卒越
兩月孤子培本將葬君於邑之朱村先壟乞余銘其墓
君行誼卓絕經傳洽熟推爲純儒余與君交雖晚而契
獨深數年來以道義相勗學業相證知余者莫君若知
君者亦莫余若也其忍以不文辭哉君諱彤字冠雲別
字果堂係出吳興自元季遷吳江七世祖漢明正德庚
辰進士刑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廷杖繫詔獄隆慶初

贈太常寺少卿六世祖嘉謨五世祖倬俱以孫若子貴
贈通奉大夫高祖諱疏萬厯乙未進士山東兗東道會
祖諱自南 國朝順治乙未進士山東蓬萊縣知縣以
清惠稱祖諱永智考諱始樹生三子君其長也君少方
古舉止若成人弱冠從學士何公焯遊始邃於理學繼
而嘖意五業著羣經小疏若干卷凡所發正咸有義據
侍郎方公苞絕重之晚節尤精三禮以周官分田制祿
之法向多疑滯因爲列法數以明之成祿田考三卷二
千年聚訟一朝而決其爲文神似昌黎有果堂集十二
卷生平敦孝友撫育諸弟辛勤櫟枏親喪居廬稱服稱
情與人交以至性相感不侵然諾嗚呼自古理學之儒

滯於稟而文不昌經術之士汨於利而行不篤君能去
兩短集兩長非純儒之行歟余行不逮君而才亦詘然
好古所得往往與君同如尙書後出古今通人皆知其
僞獨無以鄭氏二十四篇爲真古文者余撰尙書攷力
排梅賾而扶鄭氏君見之稱爲卓識又易爲王韓所亂
漢法已亡余學易二十年集荀鄭虞諸家之說作周易
述先以數卷就正於君君曰此書成道明矣惜吾不及
見也曩以君言戲耳孰謂竟成讖耶悲哉悲哉君之成
祿田考也讀者疑信分焉余爲序而辯之君笑謂余曰
子吾之桓譚也君先舉宏詞科報罷最後余亦膺經術
之薦謁舉主丹崖黃公公詢余天下通經之人孰爲最

余首舉君黃公欲薦君而未果此事余未語君君亦弗及知然余與君相契之深不忍終默也君生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得年六十有五配顧孺人無子立從弟子培英以後君女二長適丁日曜次適顧後澂君之卒也門人述其體行諡曰文孝先生銘曰

君敦善行學不爲人羣公休之羔鴈成羣旣舉大科又預志局君有遠志不肯錄錄飄然歸隱辯章六經鉤稽官秩識過康成唯余與君如獲與石何期辰已一旦易簀告謚于柩以徵大名吾誰與歸爰志九京

祭王母朱孺人文代

嗚呼孺人其性之貞專勤于家叶也其行之幽閒敬于

夫也其學之不忝及舅姑也其德之下逮撫鵷雛也尊卑上下咸有孚也樂善不倦靡終初也溯孺人之先望則朱也負郭十頃帶經鋤也父某公生丈夫子三獨季女之是憐有才謂也事世父與哲兄容斯婉而色斯愉也年既五五乘墨輿也味爽而朝設之壺也出古稱甘文易佐餞怡怡如也當建先君之好客敦盤縞紵之交接軫于門閭也孺人則翦韭以爲蔬也徹薦以爲芻也下至儉從之屬無不歡也無不饋也思子生不能無教猶金之待爐冶玉之待礪諸也是故所聘必名儒也所膳必豐腴也孺人自少習于煩辱暇則課婢女以針紵毋任其游閒以自嬉甸于叶也躬操作則理紡車也脩中饋則

傍竈觚也健持門戶日無虛也念戚懿之窮者貨必輸

也賙鄉黨之死喪者恤所無也得妾以其子歸妹以其

孀也

出古文易

慈以育之嬰孩皆軒渠也仁以接之科木皆

扶疎也推而廣之惠必逮于闔庖叶也咎不及于人奴

也身衣浣濯卻綺紈而弗婁也屏金翠而弗需也長齋

繡佛聊自娛也手持百八競南膜也蓋其中懷之好善

天性之淡泊而非矯情以自殊也嗚呼孺人既賢而有

子故其長君之才實民譽也或投之以非義雖一介而

不取

叶

也公卿聞名而側席君以親老未許知己以馳

驅也余方欲列薦于朝而君顧卻步以躊躇也嘗一

日客余所忽因齧指而心動愀然面座客而蘇也余初

百計挽留乃飄然駕一葉而還吳也由是閉門卻掃賡

白華

叶敷

也斑衣五色效伯瑜也或先或後敬相扶也一

寢一食必與俱也如是者六年而得遂其烏烏也惟是
年既耆艾而風末不除也近遭季君之喪而歔歔也雖
有麥麴藟而無益于河魚也竟一旦摧折而星沈女須
也長君之赴于余也余惟其辭之恭且哀不覺臨風而
霑裾也兩壺而兩輸也盤果而俎脍也漬酒遙陳爲文
以敘百一冀孺人之式靈而鑒此區區也

松崖文鈔卷二

昔儀徵阮文達序毘陵張皋文編修茗柯文編有云近代禮學推新安江氏經學推東吳惠氏然二家之文無傳其意蓋以江惠二家特深於禮經不若張氏之經文兼懋也由今觀之殆不其然江氏雖無文集傳世其所爲鄉黨文補編及他經義博大精深雖

國初熊劉韓馬諸公號稱作者不能過也卽其生平所著各書序文亦雄深雅健氣格尙駕乎張氏之上其他雜著當日未及收拾以致無集傳世耳若惠氏據行狀所載故有文集二卷未曾刊布余訪求有年迄未有得前年秋桐城蕭敬孚丈_穆來金陵相訪余見其行笥有

惠松崖文鈔一冊凡三十一篇詢其由來乃同治癸酉

客滬濱見新陽趙君靜涵所藏舊鈔本假錄之將爲流傳余大喜過望卽乞其本將刊入所輯叢書二集中原鈔並未分卷編次零雜余稍加整齊敬孚丈復自他所前後搜得九篇共四十篇依類編次仍分二卷以符行狀所載之數至其文之淵雅峻潔實與張氏異曲同工讀者必能辨之行當搜訪江氏之文續刊之庶幾可彌阮公於二家之文不能無歉之意也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季秋九月貴池劉世珩識